

所有人呼啦啦跪了一地。

其实在被身边的宫女扯着一起跪下的时候，谢宁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看着所有人都齐刷刷地屈膝跪倒，太监们的额头都要贴到青石砖地上了，她也迟钝地跟着跪下。

大概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，皇上来了。

皇上来了！

谢宁和身边的宫女一样老老实实在地跪着，没敢抬头。

她看着青石砖地。因为日日有人勤快打扫，地上并不脏，但是日久年深，砖缝中自然会留下苔痕，一道道纵横的深绿在砖缝中蔓延，像是下围棋用的棋盘一样。

不光是砖缝中，甚至砖面上，因为用得久了，有坑槽划痕，里面也都有深深浅浅的绿意。

谢宁看得很专心很自得其乐，直到一双黑地绣金龙的靴子停在她面前，踩住了她面前的石砖。

靴子绣得真好！龙眼睛活灵活现。

皇上的靴子真是干净啊，别说鞋面了，就连鞋帮都干干净净，一点灰影儿都没有。

谢宁不以为皇上停下来是因为自己。

她已经在宫里待了两年半了。说起来两年半不算长，可是对宫里的女人来说，已经是一代新人换旧人，上个月刚有一拨女子新选入宫，她们这一批已经是明日黄花了。

谢宁上一次见皇上，就是她进宫的时候。

当时最后一关是皇上亲选，她也只看到了皇上的龙袍而已。和她一起进宫的美女有三十多位，都一起赏了才人的名号，其中梁才人曾经得幸，封了美人，李才人后来居上，封了昭容，其他人就都如同谢宁一样，寂寂无闻，被所有人遗忘了。就像这片园子里的花一样，一春开，一秋谢，然而并无人来赏。

谢宁原本不知道，为什么她听说的后宫里那么多阴狠毒辣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全都是女子做出来的，但是现在她渐渐明白过来了。

没有一颗坚实的心，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寂寞中煎熬，人性真的会被慢慢扭曲的。

谢宁有时候还真羡慕身边执役的宫女。她们有奔头，可以争取升职加薪，年满二十八岁还有出宫机会呢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谢宁怔了一下，听见皇上又说了一句：“抬起头来回答。”

“妾……紫香阁才人谢氏，请陛下安。”

她是夏朝永康帝后宫里一个五品的才人。

这就是她和皇上的全部对话，从头到尾谢宁都处于蒙圈的状态。即使皇上让她抬头，她也必须低垂眼帘，直视龙颜可是会被论罪的。

所以，等皇上一行人走了，旁人纷纷围着她七嘴八舌地说话时，谢宁心里就在琢磨，面圣也算有两回了，可到现在还不知道皇上长什么模样……这也算是有幸得见天颜了？

别开玩笑。她现在连皇上的高矮胖瘦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皇上眉毛眼睛鼻子长什么模样。

在皇权面前，当对方手握你的生死荣辱，而你无力反抗的时候，保住性命好好活下去才是重要的。

谢宁看着面前围着她的乱糟糟的一张张面孔，有的熟悉，有的也非常陌生。

皇上的魅力真大，他就跟自己说了一句话，搞得现在自己在这些人眼里像是镀了一层金一样，人人争抢。

回了紫香阁，谢宁一进屋就赶紧坐下，踢掉脚上的鞋：“这鞋太紧了。”

伺候她的两个宫女赶紧去把鞋子捡起来：“才人可别这样，新鞋子总是难免要紧一些的，多穿穿就好了。”

“脚捆得像猪蹄膀一样……”

她的声音虽然小，但两个宫女都听见了。两个人中更老成的青荷说：“我去借个杌头来撑一撑吧，撑两晚就不紧了。”

谢宁正琢磨着中午能吃什么，她这个地位的人按说是不能点菜的，只能按份例来，膳房给什么吃什么。遇到爱吃的当然是走运，但这种概率不是太大，大多数时候送来的还是那种不怎么爱吃，或是根本不想吃的。

所以谢宁进宫这两年多以来最大的成果就是——她和膳房的人关系混得不错。她自己下厨不怎么在行，可是从前看过的食记菜谱不少，凭着这一点博学多识，和膳房的人倒是混了个脸熟，也能时不时地弄到点自己爱吃想吃的东西。

就像现在屋里摆的点心，里面没放桂花、香油、猪油这些东西，糖也放得少少的，吃起来外皮酥软，馅心爽口，真的一点都不腻。

中午吃蒸菜好不好呢？蒸菜热乎乎的软乎乎的嫩乎乎的，滴上几滴辣椒油，再浇上点蒜茸，她准能干掉两碗。

当然这碗不是海碗，也就比茶碗大一点。

谢宁盘算完这个，发现她屋里两个宫女——青荷和青梅都有点恍惚。一个拿着抹布，在桌角反复地擦，也不知道换个地方。另一个则坐在门旁边缝着荷包，可是看起来效率远不如平时。

没等谢宁唤青荷去膳房，有人进了院子。

紫香阁里原先住着三个才人，除了谢宁自己，还有一位刘才人，另外一位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住进来没几天就因一场风寒送了命。

刘才人觉得紫香阁太荒凉偏僻了，想法子托人换了地方住，这儿只剩下了谢宁自己。原来还说要再迁人进来的，但是拖了一年半载的也没迁进来。

谢宁倒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清静。以前刘才人还在的时候，谢宁其实有点儿怕她。因为刘才人的一双眼好像刀子似的那么利，不是盯着人看就是盯着东西看，看得谢宁心里直发毛，不知道她的肚里在盘算些什么，和她在一块儿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生怕说错做错什么被抓住把柄。

所以紫香阁平时是很少人来的，更不要说这来的人身份不同了。

青荷看一眼就愣神了，赶紧迎出去行礼问好。

谢宁也跟着慢慢站起身来。

来的这个人是个内侍，三十岁上下，穿着一身老叶子绿的葛绸布袍，一身上下收拾得格外体面齐整。

谢宁慢慢从记忆里把这个人找出来，亏得他生得非常面善，五官都很端正，嘴角边好像总是有一抹笑意一样，让人一见就忍不住心生好感。

这人可得罪不得，紫香阁归属后苑，这人正是后苑的副总管太监周稟辰。

这人虽不说掌握着她的生杀大权，可也绝对不能得罪他。一个手握实权的太监和一个低品级无宠的才人，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谁更厉害。

“周公公有礼。”谢宁客客气气地打招呼。

“谢才人不用客气。”周稟辰笑容可掬，“才人大喜，咱家恭喜才人。”

谢宁蒙了一下，青荷却马上反应过来，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，喜气洋洋地说：“谢周公公一直关照我们紫香阁，才人就是得蒙圣恩，也绝不会忘了公公的提点照拂。”

谢宁比青荷慢了一拍，刚刚明白过来周稟辰话里的意思。

这大喜，只可能是一种意思。

那就是青荷所说的，得蒙圣恩。用更简单直白的话来说就是：皇上要睡她！

青荷看着自家才人傻乎乎的样子就直发急，周公公这么大人物，怎么能够这样怠慢？

周禀辰倒是笑呵呵的并不在意，后宫女子哪个不是日思夜想盼着圣宠？一朝心愿得偿，那反应各种各样五花八门，周禀辰见多了，比谢才人更失态的也有，还有胡言乱语的，当场欢喜得晕过去的，这发个呆的真不算什么。

“稍后就有宫人和尚宫过来替谢才人梳妆打理，讲解如何服侍皇上，才人只管按着她们说的去做就行了。”

谢宁终于缓过神来，青荷已经机智地取来了一只沉甸甸的荷包，恭敬地递给周禀辰。用比刚才还客气的态度说：“多谢公公一直提点周全我们才人，一点儿小小心意，请公公不要嫌弃。”

周禀辰当然不嫌弃。

不是说他那么爱钱，蚊子腿上的肉都要劈下来，到了他这个身份地位，钱已经不是第一当紧的东西了。

谢才人进宫快三年了，又不得宠，虽然有个才人的名头，但是手里那一点钱也就够她自己过日子罢了，不比宫女强太多。她拿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什么厚礼，周禀辰之所以笑着收下，是表明一种态度。

收了钱，大家的关系就更近了一些，以后才好打交道。要是不肯收，那才会让人心里不安。

虽然不知道谢才人能走到哪一步，但趁现在结份善缘，总不是坏事。要知道这种事情原不用他亲自出马，难得后苑沉寂了一段时日之后，终于又有人出头，周禀辰是为了这个才特意过来一趟。

二

周禀辰来去匆匆，通知之后就离开了紫香阁。青荷和青梅两个转过神来，一起向谢宁跪下道喜。

“恭贺才人，”青荷比这个当事人激动多了，眼里泪光点点的，“您这终于熬出头了！”

谢宁自己还是觉得特别不真实。

“起来吧。”

青荷和青梅站起身之后也茫然了，又高兴又茫然。高兴的是自家才人终于得蒙圣宠了！宫里又要选进新人的事情她们当然也知道，才人本来处境就已经这般艰难，再进了新人，那更无出头之日。

虽然不知道皇上怎么想起了才人，可是周公公又不会骗她们！一定是刚才在御园中皇上看上了才人的缘故。

刚才从御园中回来之后，青荷心里还在幻想着，说不定借着刚才那一瞥，才人就能鲤鱼翻身，被皇上看中呢。虽然她也知道这希望十分渺茫，可万万没想到周公公就那么来了，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。

一定得给才人好好准备！

两人高兴完了就开始手足无措。

该如何准备呢？

她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！要给才人穿什么样的衣裳梳什么样的头？还要准备些什么东西？她们进宫的时候都学过规矩，该怎么行礼，怎么服侍主子，可是关于侍寝，两人一点儿都不懂。

谢宁这会儿比她俩还困惑。

周禀辰当然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，她一个小小的才人也不值当后苑的副总管来开她的玩笑。

可皇上，怎么突然间看上了她？

不可能啊。

要看上，早在她进宫的时候就该看上了啊。当时都没看上，怎么隔了两年多，突然间就对她感兴趣了？

就因为在御花园里那么惊鸿一瞥吗？

她今天就没怎么打扮，只是描了一下眉毛，脂粉都没有涂……就算她浓妆艳抹了一番，皇上来的时候远远的她就跪了，皇上也看不清她的长相啊？

青荷她们的困扰很快就解决了，周公公刚才走时就说，会有人来替谢才人做准备，他说得没错。

谢宁吃了一顿没滋没味的午饭之后，有一位罗尚宫领着四名宫人来了，她们一来就把青荷和青梅的差事给顶了，传热水，服侍谢才人入浴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洗得不仔细的。这种翻来覆去的洗浴让谢宁有一种错觉，她总觉得，罗尚宫说不定不是尚寝监的人，而是御膳监管事儿的，这是要把她洗剥干净炖熟了给皇上送去吧？

在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快泡皱了的时候，罗尚宫终于来一句“好了”。

谢天谢地她终于可以从桶里出来了。

出来之后罗尚宫给她选了一件衣裳，谢才人新做的衣裳有限，罗尚宫也十分明白，并没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，直接挑了一件成色尚新的浅蓝底绣莲叶莲花的宫装，下面配的是一条雪白的水波裙。挑好衣裳再化妆，这件事就不用宫女来了，罗尚宫亲自动手，用的也是她带来的匣子里的脂粉。

那一个个精致的小匣子不但青荷、青梅这样的宫女没见过，连谢宁都是头一次看见。

盒子外表就已经这般精致，打开之后里面盛的胭脂、水粉、眉黛、香脂等物更是让她大开眼界。

谢宁乖乖坐着不动，任凭罗尚宫摆弄。

罗尚宫在她脸上涂涂抹抹的，最后替她梳好了发髻，簪上一朵新鲜的从御园中撷下的芍药花，这才退后几步，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才人天生丽质，必会得蒙圣宠的。”

谢宁觉得脸都僵了，又怕弄乱头发，只能微微点头向罗尚宫道谢：“多谢尚宫吉言。”

罗尚宫示意宫女把铜镜捧了过来，微微转过头向镜子里看去。

屋里比屋外要暗一些，谢宁刚才就一直坐在窗前，从窗子透入的光照在她的身上，铜镜中映出来谢宁的样子，就像她全身都笼罩在一层珍珠似的光晕里，面目五官都看不太清楚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。

那就是美。

镜中的她就算看不太清楚，依旧让人一看心中就觉得，啊，真是美丽。

罗尚宫自己也对成果十分满意。

她来之前周公公也派人去传过话，请她多费些心。其实就算没有周公公这一层关照，她也不会怠慢这位谢才人。

之前在御园发生的事情早已不胫而走，这会儿怕是大半个后宫都传遍了。皇上在御园的人丛中一眼就看到了谢才人，还没到午时，皇上身边的总领太监白公公即命人传旨，皇上今晚要召谢才人伴驾。

这样的情形下，借罗尚宫十个胆子也不敢怠慢这件差事啊。

她从刚才起就在打量谢才人。

当然谢才人容貌很不错，要是生得不好，上次就不会应选入宫了。近千名待选的姑娘之中，最后入选的只有那么寥寥数十人，有瑕疵的、不出众的绝不可能一路过关斩将最后留在宫中。

但是宫里最不缺美人。

不说这些一批批入宫的美人，就算是宫人那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，随便拉一

个出来也能称得上五官端正，颇有几分动人之处。

这位谢才人，究竟凭什么引得皇上注目呢？

罗尚宫想不出来，她只能把这归结于眼缘。

人有时候想吃甜，有时候想吃酸，还有时候想吃辣的呢，这都没准儿。

这会儿她殷勤周到一些，将来这位谢才人要是真有大福气大运气，她说不定也能跟着沾上光。就算她这次之后就被皇上忘记了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。

罗尚宫一边动手打扮，一边跟她一条一条地细说侍寝时的注意事项，谢宁听得直发愣。

什么不得多言，不得妄动，不得损伤龙体，要柔婉，要令皇上欢悦……

大概是觉得自己说得有点儿多，怕她反而不知道到时候该如何表现，罗尚宫就补充了一句：“才人记住一点就行了，要顺从皇上，听皇上的吩咐。”

等一切收拾停当，谢宁愕然发现一下午的时间竟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天色已近黄昏，来接她的小轿也已经停在紫香阁门前了。

四名内侍抬着小轿，前面还有宫人引路。罗尚宫送她上了轿子，她的使命也就此完成了。谢宁转头看看，青荷和青梅两个是不能跟着来伺候的。

她心里一阵慌。

等轿子离开紫香阁了，谢宁才想起来，她连块手帕都没有带。如果等下紧张得出了汗该怎么办？用袖子擦？好像不雅啊。如果不擦，汗冲花了脸上的脂粉，那就更不雅了。

好想去解手怎么办？

皇上对她来说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啊，两人见面了她该说什么？要服侍皇上宽衣解带吗？还是自己乖乖躺平等着被睡？

要是她在龙床上不小心放了屁……会不会被视为大逆不道，被拖出去打死？

一时间什么打入冷宫啦，乱棍杖毙啦，乱纷纷涌进脑子里头，谢宁就这么胡思乱想地过了一路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小轿抬到了什么地方。

轿子停下来着了地，宫人客气地过来扶她下轿。

谢宁抬起头来，看见了匾额上“长宁殿”三个大字。

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宁殿啊。

虽然没吃过猪肉，却是见过猪走的。

这是皇上的寝宫啊。

以前刘才人还没从紫香阁搬走的时候，就常常提到长宁殿。在她的口中和心中，长宁殿就是她梦寐以求日夜向往的地方。

谢宁虽然说不向往，可是听她说的时候也很好奇，不知道长宁殿是个什么样

的地方。殿阁是不是很高？宫室是不是很美？

这会儿她真到了长宁殿了，可是哪儿还有闲情去观察宫室什么样啊。

宫人领着她进了内殿之后，说：“请才人在此恭候圣驾。”说完就躬身退下了。谢宁坐在一张红木圆凳上，一动也不敢乱动。

过不多时就听着外面脚步声响起，谢宁急忙站起身行礼。

皇上脚步很快从她身边走过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平身吧。”

谢宁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眼睛只盯着眼前脚边地毯上的花纹。

“不用拘束。”皇上在内侍的服侍下脱了外袍，唤她，“近前来。”

谢宁走过去的时候差点同手同脚！

她在一旁白公公的示意下，接手了替皇上继续宽衣的活儿。

皇上声音听起来并不算严厉，当然也没有太多温和，替他接着宽衣的时候，皇上淡淡地问：“用过晚膳没有？”

谢宁低声说：“回皇上，还没有用过。”

话一出口，她自己都听出来了，这声音紧张得都有点变调了，而且特别低，跟小老鼠哼唧似的。

皇上随意地吩咐了一声：“传膳吧，朕也没吃呢。”

白公公应了一声命人传膳。

三

皇上脱了外袍，换上一件看起来更随意些的常服，谢宁觉得这袍子质料像是葛纱。她退了两步，站在一旁老实待着，皇上端起茶喝了一口，问她：“你是哪一年进的宫？”

“回皇上，妾是元和二年春天采选入宫。”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谢宁轻声回答：“十七了。”

不多时晚膳送了来。并不像谢宁之前以为的那样夸张，皇上吃饭必定是丰盛奢侈，上百道菜，桌上只是六个菜、一个汤。

这当然已经比谢宁平时吃的好多了，可是就皇上来说，没个一二百道菜那能叫用膳吗？

说过几句话之后，皇上对她已经显得随意多了：“坐下一起用吧。”

谢宁记着罗尚宫的教诲，总之就是听皇上的话，皇上让干啥干啥。让她坐，她就坐；让她吃，她就吃。

晚膳很清淡，离谢宁最近的是一道清炒玉兰片，第二近的是炒鸡脯。炒玉兰片不用说了，挺爽口的。炒鸡脯里用了些酱，吃起来口感也好，谢宁一边吃一边暗暗琢磨这酱是怎么做的。汤是冬瓜汤，汤里透着股冬瓜特有的清甜。

她不敢放开了吃，小口小口地扒饭。皇上大概是尝一道菜不错，对她说：“这豆腐不错。”

一旁的侍膳太监就替她舀了一勺豆腐。

谢宁尝了一口，这豆腐确实不错，很细嫩入味。

皇上放下筷子，谢宁也赶紧表示她吃好了。

宫人端水过来，服侍着两人漱口洗手。

再然后……

谢宁就被吃了，里里外外翻来覆去被吃了一个遍。

要怎么形容这个初体验呢？

谢宁想了想，开始挺疼的，后来不怎么疼了，就觉得喘不上气来。皇上的身材挺不错，属于那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，手臂和肩背都特别结实，想起以前听人说皇上从小骑射出众，弓马娴熟，还曾经领过兵，看来这话不假。

完事之后她都快散架了，宫人将她扶起来，她当然没有那种能和皇上同榻到天明的殊荣。最后她是在长宁殿后头的一间宫室里醒来的，再由昨天那一乘轿将她送回去。

谢宁回去了以后接着睡，一直睡到了下午才醒。

青荷和青梅两个战战兢兢地守在床前，因为谢宁醒来有先喝一杯温水的习惯，她们两人就守着一杯水，不能让水太烫，当然也不能让它放到凉。从谢宁回来躺下到她醒，这水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杯了。

“才人醒了？”

“嗯。”谢宁接过水杯抿了一小口，靠坐在那里把一杯水喝完，人也算彻底清醒了。

青荷与青梅两个一起跪在床前，又向她道了一次喜。

和她们俩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完全不同，谢宁就觉得累，特别累。

皇上好像也没有特别喜欢她的表现，说不定这一次之后就不会再想起她了。

青梅扶她起来梳洗时，小声说：“说不定才人会怀上龙种哪，要是能生下一儿半女的，那后半辈子就有了依靠了啊。”

啥？

谢宁傻了。

要是青梅不说，她完全没想到这事啊，对她来说“被睡”已经是突如其来的大事，把她的思维差不多都占据了，压根儿没有想到“被睡”之后还会有什么后续。

她上次月事是什么时候来着？

在宫里头吃得好睡得好养得好，没什么心事，所以月事也是蛮有规律的，上个月她是初十来的月事……这个月还没到日子呢，会怀上吗？

一时间顾不上别的事情，在那儿掰着手指计算日子，结果越算越乱，干脆让青梅拿出纸笔来在纸上列日子。

谢宁心里乱得很，她也说不上来，自己是盼着怀上，还是盼着别怀上。

怀上了，她有本事把孩子生下来吗？生下来了，她能自己抚养吗？自己养的话，能太太平平把孩子养到大吗？

这三个问题，问得谢宁自己都答不上来。

她没有一点把握。

一夜之间紫香阁大变了样。

门还是原来那门，但是从门可罗雀变成了客似云来。从吃罢早饭起，一拨又一拨的人进进出出，络绎不绝。头一拨来的是后苑管着针线房的齐尚宫，送了好些料子来，说是要换季了，上回给紫香阁的料子因为在库里放的时日久了有些褪了色，当时没有多的料子，只能让她们先将就着了，上月末江南的贡缎织锦都到了，正好给她们调换过来。什么？已经都穿上了身了？那就不用调了，调回去了也没地方搁，这些新送来的收下来就行了，省得她们还要再搬一趟回去，省了力气。

瞧这多会说话啊。

青荷打进宫起，就从来没见过齐尚宫的笑脸。就算有笑，那也不是对她这样的宫女笑的。可是现在齐尚宫对才人有多客气就不用说了，连对她，都破天荒地称了一声“青荷姑娘”，把青荷惊得差点儿翻了手里的茶。

齐尚宫走了之后又来了两位老尚宫，这两位以前素不相识，居然是来毛遂自荐的。说得非常婉转，意思是紫香阁这样的宫室，再加上谢才人的身份，这里应该有一位掌事尚宫的。

简直让她们这些走马灯似的花样搞晕头了，谢宁当然没有答应下来，她又不傻，谁知道这两位什么来路？不过她也没有一口拒绝，毕竟不接纳，也不能结仇。她也非常婉转地表示，这样的大事理当听周公公、齐尚宫他们的安排，自己不能做主。再说掌事尚宫只要一位，这一下来了两位，她也无所适从啊。

等她们走了，再来的人就差不多都是和谢宁身份一样的人了。

这些人都是在后苑这里苦熬日子，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希冀得到皇上恩宠的。

这其中就包括了以前从紫香阁迁出去的刘才人。

刘才人和从前要搬走时简直判若两人，对着谢宁满面堆笑，一口一个妹妹地喊着，话里话外拿她们从前同住过一年的情分来说事。总结起来无非是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……咳，说白了就是，你好了也别忘了提携我一把，咱还是姐妹，有什么事我也能给你帮上忙不是？

谢宁寻思这从哪儿说起？她自己都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皇上睡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下回，怎么提携别人？

看谢宁没有一口答应，刘才人索性更近一步说了，她想再搬回紫香阁来住。不但她，和她一起来的那一位钟才人也是这个意思，说谢才人一个人住在紫香阁这里偏僻孤单，她们来陪她说话解闷。

谢宁心说，姑娘们，你们哪只眼看到我闷了？我不闷，真的。这样的日子再过几天，紫香阁都得换门槛了，都是叫来的人踩破的。

她不好说什么，这时候青荷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。她一边端茶，一面替谢宁解围：“我们才人今天身上不自在，精神也短，不能多陪二位说话，真是怠慢了。”

刘才人忙说：“是我们来得不巧，扰着谢妹妹了，那我们明儿再来。”一面很有眼色地起身告辞。

钟才人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羡慕与妒意。

所有人都知道昨天晚上谢才人被皇上召幸了，现在身子不舒坦是因为什么还用问吗？

钟才人也想这样不舒坦一回，天天都这样不舒坦更好！

青梅藏不住话，送了客回屋小声嘀咕：“真是厚脸皮。当时搬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愿意打，现在看着有好处了又来装什么姐妹情深。”

青荷呵斥她：“快闭嘴，她是才人，轮不到你说她。”

青荷比青梅稳重多了，不像青梅现在单纯地替才人高兴，她想的可是别给才人招祸才是。

昨天才人被小轿接走，青荷和青梅是没资格跟去的，她们只能留下来等着。那时候她听见隔着墙有人说：“她生得还没有我好看，凭什么她坐上了承恩轿……”

承恩轿，是宫里的人对那顶四人抬小轿的称呼。因为坐上那轿子就代表是去侍寝了，所以不知多少人都盼着那顶轿子会停在自己的屋门前。

青梅想着才人现在得荣宠了，可青荷想的是，现在才人就像被人虎视眈眈盯着的一块肉，多少人都想扑上来咬一口。

今天来的这些人不说了，没来的人心里怎么想的，谁知道？

青荷替才人担起心来，皇上是看上了才人哪里呢？万一从此以后皇上就把

才人忘了怎么办？

如果才人一直没有被召幸，那日子虽然不好过，但还是能过下去的。可是一旦被召幸后再被遗忘，那日子会非常难过的。青荷听说过先帝时宫人的事。发疯的，暴病的，还有莫名就没了踪影的。听一些老尚宫们说，某某宫人前一天还露面，晚膳也用了，可是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没有人了，被衾整整齐齐的都没有人睡过，哪里都找不到，有人说许是投了湖，投了井，也许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不见的。

听着就让人夜里睡不踏实。

青荷一开始跟着谢才人的时候，就觉得谢才人挺安静的。她那时候也没摸清谢才人的脾性，不太敢跟她说话，谢才人就一个人在屋里消磨一整天，来来回回地翻着几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旧书本。有一次青荷进屋，发现谢才人正用手指蘸了水在桌上划，她应该是照着书上的字在跟着描摹。看到她进屋，谢才人把桌上的字抹了，还对她笑了笑。

当时屋里挺暗的，可是谢才人那一笑像是把屋子都照亮了一样。

从那之后青荷就渐渐敢跟才人说话了。才人待人和和气气的，脾气特别好，喜欢看个书写个字，除了喜欢琢磨点吃食，对旁的事情也不上心。

相处快有三年了，主仆情分非同一般，青荷是打心眼儿里盼着才人好的。

四

谢宁晚上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洗澡的时候她发现身上有点儿印子。脖子上，肩膀上，胸口，往下还有。

这当然不是虫子蚊子给叮出来的。

谢宁脸有点发烫，她转头看，站在浴桶边正替她梳头发的青荷处变不惊，视如不见地问：“才人，水烫不烫？要不要再添点儿凉水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既然身边的人见怪不怪，那也就坦然自若了。

青荷还从旁边拿出一个小瓶子，打开来给她闻：“才人您闻闻这个香味？要不要加一点儿在水里？”

瓶子里盛的应该是香露，闻到了茉莉花香味，很浓，很香。

“这个哪里来的？”谢宁十分意外。

她进宫以来这两年也长了不少见识。香露这种东西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，茉莉花在北方不怎么常见，听说现在用的茉莉香粉、香露之类的东西都是打从江

南运来的，以前街上卖的茉莉香粉就比桂花、丁香粉什么的贵好些，更何况香露呢。这么一小瓶估计就不便宜。

“齐尚宫给的。”

“她还给了这个？”谢宁今天精神确实不大好，有点儿心不在焉，只知道齐尚宫给了布料。

“给了呢，还有一瓶梅花香露。”

“先不用了。”

谢宁也谈不上来为什么不用，茉莉花香其实她挺喜欢的。但是一用上，再有人来就可以闻得到香味了。

这些好处，这些改变，都是因为她“被睡”了才带来的，谢宁总觉得心里有道坎过不去，太难为情了。

青荷不知道哪句话说错，她很快转了话题：“外头下雨了呢。”

谢宁探头看，果然下雨了。她还把手伸出去接了一把雨水，雨不算大，但是青荷如临大敌般赶紧把她扶进屋，又去把窗户关上。

“不要关死，留点缝透气。”

青荷应了一声，关窗子的时候留了大概一掌宽的缝，想了想又关上点儿，只留了二指宽。

下雨关着窗子的话屋里确实闷了些，但青荷更怕才人吹了冷风着凉。

第二天雨小了些，不过还没有停，院子里有一口缸，下面养着鱼，上面还有睡莲。莲花开了一朵，莲叶只有巴掌大，油亮亮的，绿得特别浓。

谢宁站在那儿看缸里的鱼，鱼很小，最大的也只有小指头那么长，在莲叶边上游来游去。细雨一滴滴落在缸里，莲叶中间微凹，像一只只绿色的小碟子，雨珠就在上面滚来滚去。

吹在脸上的风也是潮潮的，偶尔夹杂着雨丝。

青荷劝她：“才人，咱们进屋吧，别着了凉。”

“好。”

说了个好字，但谢宁还是想在院子里多待会儿。下雨天屋里又闷又暗，紫香阁的房子老了，老房子平时还好，下雨的时候总觉得屋里有股不新鲜的气味。既然待在屋里又暗又闷，她当然想在院子里转转了。

青荷替她撑的伞是把半旧的油纸伞，伞面上绘着的山水与柳树已经褪了色。伞用的次数并不多，是硬生生搁旧的。

“才人，中午想用点儿什么？现在打发青梅去说一声吧？”

“已经快中午了？”都没发现呢，她抬头看了一眼。

天当然还是阴沉的，雨丝在不断飘落。

晴天的时候还好，一到阴雨天气，就容易让人失去明确的时间概念。尤其冬天的时候，为了防止漏进风，窗纸糊得特别厚特别严实，有时候还会糊两层，把外面的光挡住一大半，一进屋就像进入了夜晚。这还是晴天的时候，要是阴天，那从早到晚都得点灯照明了。

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其他季节还能像这样在院子里转转，冬天可不行。

“中午就吃热汤面吧，热烫烫的。”这样阴凉的雨天有点儿让人打不起精神来，谢宁因此感觉舌头更需要一点刺激来提神，“跟膳房的人说，汤要热热的，辣酱、醋和胡椒都可以多放些。”

青荷犹豫了一下。

宫里头不单是宫女太监们要吃得清淡，谢宁她们这些人也不例外。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这样没滋没味的饭食，但是不得不这样做。那些刺激性的食物不但大多会有气味，对爱惜容貌女子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。

不过青荷的话在喉咙里停了那么一下，最后又咽了回去。

青梅得了吩咐，也撑起一把伞往膳房去了。

紫香阁到膳房的路并不算远，紫香阁和膳房差不多都在偏西北角的位置上。

青梅还没进院门，原来蹲在门口的两个小太监已经看见她了，噌地一下跳起身来，满脸堆笑迎上前。

“青梅姐姐。”

“姐姐是来给谢才人传膳的吧？”

“姐姐快坐。”

青梅这两天已经见到了不少一夜间陡然改变的嘴脸，不然非让这两个小太监吓一跳不可。

“谢才人今儿想吃点儿什么？我师傅说，今天有不错的鲜鱼，一斤上下，肉最嫩了。”

另一个小太监不甘示弱：“我师父从昨儿起就挑核桃，一个一个地把皮儿去了，碾碎了淘出汁子来做了蒸核桃酪，才人肯定喜欢吃这个，又香又不腻。”

青梅让他俩说得无所适从。

幸好这会儿有个中年太监从屋里出来，呵斥了他们俩一声，又笑着让青梅进屋：“青梅姑娘，谢才人今儿想用点儿什么？”

青梅记起来时青荷的嘱咐，不能这时候觉得才人得势就对别人甩脸子耍威风，万一给才人招了祸，那她俩这样的宫女也绝不会有好日子过。

青梅像以前一样挺客气地说：“黄公公好，我们才人说今天中午想吃点儿热

热的汤面，酸辣味儿的，辣椒醋都多搁点儿。”

黄公公点头应着：“今天下雨，这天气怪阴冷的，是该吃点儿热乎乎的东西暖暖。除了面，还要点儿什么小菜？”

“这个才人没说，黄公公看着给做吧。”

黄公公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一定吩咐他们用心做。这雨看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青梅姑娘先回去吧，面和菜一得了我就让人给送过去，省得青梅姑娘再跑一趟了。”

这说得也有理，今天下雨，她一个人也没法儿又打伞又提食盒。

青梅向黄公公屈膝施礼：“那就有劳黄公公费心了。”

“应该的应该的，青梅姑娘不用这样客气。”

出了膳房青梅又撑起伞，雨比刚才更紧了，她怕雨水打湿裙子，就把裙子的一角拎起来，捡路上没有多少积水的地方走。

快到紫香阁院门口，青梅快走两步把伞收了，顺势甩了两下先放在门边，摔了摔沾了雨珠的肩膀。一回头她就看见院子里廊下站着人。

都是陌生的人。

青梅有些心慌，看看前又看看后，正好青荷端着茶盘从屋里出来。

青梅赶紧叫了一声姐姐。

青荷站在廊下朝她招了一下手，青梅快步走了过去。

“青荷姐姐，这……”

青荷把她拉到屋角，小声说：“皇上来了。”

青梅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。

“跟才人在屋里说话呢，你要机灵点儿。”

青荷不指望青梅能做出什么功劳，只要不乱说不惹祸就行了。

看青荷镇定自若的样子，青梅有些惶恐地扯住她的袖子，像是这样做她就有了主心骨一样：“我都听姐姐的。”

青荷问：“膳叫过了？”

青梅赶紧说：“黄公公说做得了就送来。”

青荷表面上镇定，其实心里也一点儿底都没有。皇上来得很突然，就那么几个人跟着，都进了院子了青荷才看见。皇上进了屋之后，她赶紧把前天齐尚宫拿来的好茶叶找出来，精心地砌了茶端进去。

进屋的时候，站在门边的白公公看了她一眼，看得她心里直发慌。上茶的时候觉得自己话也说不利索了，手直抖。

还好没有出错。

屋里头比外头要暗一些，窗子支起了半扇。借着这半扇窗隙，外头天光透进来，照在小小的茶桌上。半旧的瓷盏里，茶烟袅袅浮升。

皇上轻声说：“你这里倒清静。”

这话没有说错，紫香阁如果非要找个优点的话，就是清静。挺大一个院子只有她住在这里，就算把宫女太监都算上也只有六个人。细雨把沿墙那几竿竹子洗得越发翠绿，风一吹过来，颇有几分诗情画意。

谢宁不知道跟皇上该怎么聊天。她从到了这地方，大部分时间都只和女人打交道，除此以外就只有太监了。

“皇上尝尝这茶。”谢宁只好说这么一句。

皇上端起茶杯来仔细看看：“你这套茶具倒是别致。”

“臣妾觉得这个好看，就一直用着。”

这一套茶具是青色的，壶形似莲蓬，杯子是青色的荷叶形。当然这套茶具做得不够精细，听人说要考究起来的话，这些荷叶杯子上面连脉络都会做得细致入微。用的时间久了，难免磕碰，这套茶具原来是一壶四杯，杯子打了一只，不过好在她也没用这个招待过客人，自己用就不用讲究太多了。

没想到皇上会来啊！

他一坐下，原来还算宽敞的屋子一下子也显得狭小挤窄，这屋里本来用着都挺好的东西，一下子全显得不入流了。

“你要是喜欢这样的，今年吴州贡上来的瓷器倒是有几件好的，回头让人给你送来。”

谢宁没想到皇上来了这么一句，只好起身谢恩。

她感到压力更大了。

五

和普通人聊个天，哪会随便说一句话，对方就表示要把贡品名瓷相赠？这还怎么聊天？万一下一句话说得不小心，皇上以为她又是在讨赏怎么办？

皇上打量着这间屋子。谢宁也跟着他的目光把这间屋子又看了一遍。

屋子陈设得很简单，她住进来两年了，把这里按自己的意思布置了一下，总体来说可以称得上温馨大方。屋里其他东西都没什么可多说，唯独北边靠墙的书架是谢宁最喜欢的。

一个人待在屋里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她就尽量做点儿手工，让自己别闲着，人闲着就会胡思乱想。做些东西，既打发时辰，还装点了屋子，心境也好像变得更轻松坦荡。

架子上有个草编的小提篮，大概两手合抱这么大，篮子的边和提手上还有细小的碎布扎成的花藤，绿叶红花看起来很是喜人。这些碎布都是做衣裳裁剩下的布边零碎，实在派不上旁的用场，用在这里也算是变废为宝了。

“这是什么草编的？”

“就是西面芙蓉池边上近水长的草，秋天的时候草枯了，他们收拾残荷败叶的时候，我把这些草讨了来，自己编着玩儿。”

皇上称赞了一句：“编得不错，很有巧思。”

篮子里头有几块装饰用的洁白浑圆的鹅卵石，乍一看还以为是鸟蛋呢。

看皇上眼中露出疑问的神色，谢宁不等他再发问，主动解释说：“草篮太轻了，所以放点东西压住它，不然不稳当。”

小篮子的旁边还有一双干草混着彩线编的鞋子——当然这鞋子只是装饰，不能穿的，看起来也很是玲珑可爱。

再往上的格子里有一只彩纸和竹棍做的小风车，做得漂亮，皇上拿下来看看，还试着吹了一下，风车轻快地转了起来，不过很快又停下了。

“也是你做的？”

谢宁低着头应：“是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谢宁抬起头，皇上指的赫然是装在盒子里的……彩蛋。

“是鹅蛋。”

确实是鹅蛋，但是蛋壳里面已经被掏空，上面涂了鲜艳的颜色。皇上拿起一个来看看，发现蛋壳底部有个小孔，已经用胶糊起来了，蛋壳里应该也另外填了些东西增加分量，这些东西也让蛋壳可以稳稳地立住而不歪斜。

红的，绿的，黄的，黑的，还有的蛋壳上涂了两种颜色，明艳夺目，众蛋蛋在盒子里头济济一堂，显得格外亲密热闹。

皇上拿起一只红色的蛋壳，在手里掂了掂，转过来一看，蛋壳上写着一句诗：“来时红日弄窗纱。”

这没头没尾的写的什么？

这个红蛋上写红日，是不是有点儿太逗了？

皇上再拿起一只黄色的，上面则是一句：“两个黄梨鸣翠柳。”

这黄梨？